

连枷声远寄流年

■ 杨荣彬

鄂西北的初夏来得莽撞。房县军店镇羊峪口的群山刚褪去怯生生的浅绿，漫坡麦田已翻涌成无边的金浪。暖风顺着易沟河谷悠悠漫上来，像一双无形的手，一层层抚过梯田。沉甸甸的麦穗便在这手掌下起伏跌宕，一波推着一波，从山脚涌向山腰，又从这边坡滚向那边梁。整座山谷像一匹流动的黄绸，在日头底下泛着细碎而炽烈的光。

我常在这样的时分神。耳畔会响起一阵细碎而厚重的声响，穿过岁月的云雾，轻轻落在心上，如同故人叩门——那是久违了的连枷声，是羊峪口镌刻在泥土里最绵长的乡音，是旧时光留给我最温柔的回响。

记忆里的日子，是从一声吆喝开始的。天边刚露一线鱼肚白，黑脸队长的嗓子便炸开了：“今儿天气好！白天全部劳力集中到山垭子、何家沟坡地割麦挑麦，晚上打场脱粒！”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惊得门前大柿子树上叽叽喳喳的麻雀儿扑楞楞直飞。

堂爷是队上的“使牛匠”。一大早套上老黄牛，拉着石碾子压场地。沉重的石碾一圈圈碾过，松软的土面一寸寸变得坚实。两个年长的婶子细细拍平楞角，直到场地光洁如镜，映得出天上移动的云影。山坡上，割麦的劳力像跳动的音符，铺撒

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。镰刀贴着地皮划过，“唰”的一声，一抱麦子温顺地倒在臂弯。割到大半晌，女人铺麦秆，男人扎捆子。麦腰子在指间翻飞，几拧几转捆扎好了。男人的钎担扎进麦捆，吆喝一声用力上肩，一路小跑着挑回。晌午日头毒辣辣悬在头顶，汗水淌进脖颈，脊背淌出深色汗渍，可没人停下来。那是一年里最要紧的几天——麦子熟透了不等人，一场暴雨就能把半年的辛劳全砸进泥里。

夜幕终于降下。打麦场上那盏白炽灯灼亮地悬着，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孤勇。妇女们解开麦捆，一层挨一层铺满场子。晒了一天的麦子散出馥郁香气，热烘烘，甜丝丝，钻进鼻孔就再也散不去。大人们面对面站定，手里的连枷同时扬起——那些连枷是祖辈传下来的，木柄被岁月磨得乌黑发亮，拍板上的棱角早已圆润，却结实得让人安心。

抬手，起落，拍打。噼啪声错落交织，像一场大戏骤然开幕。连枷一排落下去，另一排便扬起来，上下翻飞之间，饱满的麦粒从穗子上簌簌落下，金灿灿铺了一地。细碎的麦壳在灯光下纷纷扬扬，轻盈得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，落在女人们头巾上，落在男人们肩头，落满整个场院。连枷声的间隙里，有人高声说今年的收成，有人打趣谁家新过门的媳妇，欢笑声和着

噼啪声一起漾开，沿沟谷漫上山梁，把整个羊峪口的夜晚填得满满当当。

儿时的我，最爱蹲在麦场边，托腮看大人们打粮。看不懂劳作的辛苦，只贪恋这热闹的烟火。连枷声听久了，便觉出一种奇异的韵律——像心跳，像呼吸，像这片土地最本真的脉搏。闻着麦子独有的清甜香气，心里便生出没来由的欢喜。我爬上大石碓，双手叉腰，学着大队书记的腔调：“我是书记，将来买个机器给队上打粮食……”堂爷正挥着连枷，忍俊不禁地打趣：“啥书记哟，我看你是个‘肉书记’，赶明儿给你讨个花老婆儿……”我们几个小伙伴对视一眼，齐声对着他发出一阵哄闹的呼喊。

堂爷作势扬起手掌，我们轰地四散逃开，笑声追着背影，一直滚到麦场边的暗影里去。那种没大没小的亲热，如今想来，竟比蜜还甜。

后半夜麦子打出来了，一簸箕一簸箕倒进风车。大人摇动把手，风轮呼呼转起来，尘土碎渣从风口飞出，金灿灿的麦粒从漏槽哗哗淌进箩筐。直到每一粒麦子干干净净，才过秤封存入保管室。忙完这些，天已快亮了。打麦场上的灯熄了，四下黑得只剩虫鸣。奶奶和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推开门，脚步是沉的，脸上却笑着。我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，看见她们在油灯下拍打

身上的麦芒。月光从窗格子漏进来，落在她们肩上，像撒了一层薄薄的霜。

那时候我总以为，羊峪口的初夏年年如约而至，打麦场上的连枷声岁岁不息。那些温暖热闹的光景，会像门前的易沟河，永远流淌下去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告别了羊峪口。我见过收割机开进麦田的样子，轰隆隆一趟过去，脱净的麦粒便灌进口袋，快得让人来不及眨眼。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——少了日头底下弯腰挥镰的身影，少了场院上连枷起落的节奏，少了那些汗水、泪水和笑声搅在一起的味道。

时空流转，世事变迁。再回羊峪口，已不复旧时模样。水泥公路把山垭子坡地、何家沟坡地一分为二，阳坡上大片大片铺满了光伏板。曾经平整的打麦场冷清清，长满齐腰深的蒿草，风过时哗啦啦响，像在自言自语。那些曾在连枷声里笑着闹着的乡亲，一个一个走了，化作龙角山上的一抔黄土，静静守着这片劳碌了一生的山坡。

我站在荒芜的场院中央，忽然很想再听一听连枷声。可四下里只有风，只有草，只有远处偶尔一声鸟鸣。那曾经响彻山谷的噼啪声，真的走远了——远得翻过了对面翁家店的梁，远得淌过了六谷坡的溪，远得再也回不来了。

爷爷的鱼竿

■ 夏旭东

爷爷的鱼竿，承载着我整个童年的快乐。鱼竿极简，一根光滑的青竹竿，一卷普通棉线，一枚朴素鱼钩，一个苞谷穗杆做的浮漂，就是整套钓具。

我的家乡深藏武陵群山之中，家门前一条小河蜿蜒穿行，携着习习清风缓缓流淌。河的上游有一处龙王洞，洞口被藤蔓层层掩映，洞内幽深清凉。龙王洞前，一潭碧水假依于崖畔，微风拂过，水面漾开层层涟漪，这里，便是我儿时夏日最眷恋的去处。

每到夏天，吃过早饭，我便跟着爷爷来此处垂钓。爷爷静坐在一块大石上，只见他娴熟地挂饵、扬竿、放线入水，动作轻柔舒缓。钓钩悄落潭水中，浮漂静静伫立。这时爷爷会点上一袋旱烟，缕缕青烟随风散开，消散在清幽的山谷里。

爷爷在钓鱼前，总会叮嘱我：“钓鱼要静，不要吵闹。”我重重地点头应下。随后爷爷便递来另一根钓竿，在鱼钩上挂上蚯蚓，教我抛竿下钓。年少的我心性浮躁，耐不住静坐等候，时常浮漂稍微动一下，就迫不及待想提竿。这时，爷爷会告诉我：“别急，钓鱼最忌心浮气躁。要沉得住气。”

听了爷爷的话，我重新坐定，紧握鱼竿，目光紧盯浮漂，期待着能钓上一条鱼来。反观爷爷静坐河畔，从容淡然、目光专注，待浮漂稳稳下沉，他轻扬手腕，用力一提，银光闪闪的小鱼便破水而出。他取下鱼儿，放进鱼桶，动作轻柔细致，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。

记得还有一次，我们要爬过好几座山，

到尚家沟的鱼塘去钓鱼。那鱼塘建在山顶，到达前要攀上一道长长的陡坡。刚翻过两座小山，我的双腿就开始发酸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，背上的水壶沉甸甸的，每向前走一步都格外费力。我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耷拉着脑袋不想继续走了。

爷爷没有催促我，只是走到我身边坐下，用袖口擦了擦我脸上的汗珠，温和地开口：“做事哪有不辛苦的，放弃很容易，坚持却很难。爬坡就和钓鱼一样，要耐住性子，别总盯着遥远的山顶，走好脚下每一步就够了。”

听了爷爷的话，我咬牙站起身，继续向前走。爷爷走在前面，时不时停下脚步回头等候我。不知又走了多久，当终于踏上山顶平地，看见一汪清亮的鱼塘时，一股成就感涌上我的心头。

我们放置好鱼竿，静静等候鱼儿上钩。那天运气格外好，一条条鲫鱼、小鲤鱼接连被拉出水面，鱼桶很快便装得满满当当。我提着沉甸甸的渔获往回走时，收获的不仅是满桶鲜鱼，更明白了只要不轻言放弃，坚持往前走，终能抵达想去的地方。

而今，爷爷坟头的青草，一季青，一季黄，岁岁往复。河水依旧潺潺流淌，墙角的鱼竿落满灰尘，再也无人相伴垂钓。每每望见旁人垂钓，爷爷的叮嘱便萦绕在我耳边。年少那段山野时光，足以消解我成年之后所有奔波劳碌带来的焦虑。

一根青竹鱼竿，钓过清风流水，钓过岁岁流年，更封存着爷爷深沉绵长的爱意。

一朵稻花 一抹微笑

■ 蔡远福

父亲生日这天，我按照预设的议程，准备为父母拍张以稻田为背景的合影。就在取景时，父亲弯腰撿了一株稻穗放到掌心，目不转睛地摩挲着说：“稻子开花了！”母亲对着水稻喃喃自语：“出十五，熟十五，要不了多久就该收稻啦！”时光定格在那一瞬：父母微微前倾身子，像极了面前俯身低垂的稻穗，满是皱纹的脸笑得似朝晖下的稻花，素朴且温柔。

当时我端着相机匆匆瞥了下，心底滑过一丝不屑地说：“这是花吗？像粘在穗子上的小米粒儿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！”父亲说我大惊小怪，我心里突然泛起一丝自责。自小生长在这个稻浪环抱的小村庄——田垄纵横交错，到处都是稻田的模样，那些随风摇曳的稻子伴着朝暮更替，悄悄铺满我整个年少时光，而我居然与稻花没有过一次对视。

真乃风送千畴稻蕊开，鲜有人知此花容。即使身置万顷稻浪中，包括我在内，观者的视觉盛宴中大抵只见稻浪推涌翻腾，而对藏在禾穗间养活着天下近半人口的“生命之花”往往熟视无睹。这忽然让我想起古人吟咏稻花的诗句来：“稻花花中王，风露千万亩。上以奉玉食，粢盛饗及酒。下以饱苍生，亿兆餬其口。”诗人因稻花滋养亿万苍生，将其尊为花中之王，一点也不为过。而董嗣杲《英溪集》则专门记述了水稻物候特征：“四海张颐望岁丰，此花不如万花同。顷顷紫芒摇七月，穰穰玉穰杵西风。雨旸时若关开落，歌壤谁推歌亩忠。”形象描摹出稻花有别于观赏花卉的独特形态与属性，足见对农事物候观察的细致入微。而我们往往对看惯

了的事物视而不见，以至于失去邂逅品评稻花之美的缘分。

我不由地蹲下身来，蹲在父母种了一辈子的稻田边，观察起稻花。从植物学角度来说，稻花是水稻抽穗后自花授粉的颖花，没有花瓣和花萼，体量仅有一粒米一半大，小得不起眼。我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伸出颖壳的花药。一株完整稻穗可着生二至三百朵颖花，密密匝匝、垂垂累累，像点点星辰，似一串燃烧的音符。大自然的杰作从来都无须矫饰，更无意喧嚣与浮华。稻花从不赴春闹争俏，不与百花斗艳，不独为观赏而生。越过时令的道道门槛，在农谚里日夜兼程，当岁月在茎叶间缓缓沉淀，稻花亦恪守清欢，静待花期，从容而不迫，静默且坚韧。待浮花散尽，方以一点温柔的方式自自然然地绽开，以一点嫩白抵过万千方芳菲。

没有谁能听见稻花盛开的声音。唯有凑得足够近，仔细看，才能发现：雄蕊和雌蕊彼此有一种局外人不得解的情愫，有爱，有平等，也有相互的理解、感恩甚至更多。它们依偎着，牵连着，蛛丝般伸出细须状纤细花蕊，看似弱不禁风，却承载着整个世界的生命之重。刚露头的稻花像沾了田埂上阳光，带着一丝怯生生的轻与软，那粉粒薄若蝉翼，轻似梦影，若有若无地吐露着欲说还休的清婉与含蓄。盛极时，便泛出纯净的淡黄或乳白，缀挂得满株都是，颤颤巍巍的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坠落。可稻花骨子里是执拗的，偏又倔强得不见一粒掉下来，只在徐徐缓缓的清风中把点点粉粒组成素白的碎影，把“风扬花，饱塌塌”的俗语混成流动的薄雾。



垂钓。刘昆摄

恍然彻悟，稻花或许是在悄然诉说，它纵然身形纤细卑微，生命短如朝露，却在柔弱与风骨、渺小与高远、惊艳与素淡中守得云开，活出生命傲然。这种秉性与方山水的沉静和农人的韧性一脉相承。它仿佛昭示世人：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一时奋发、瞬间绚烂，而在于长久蓄力与持续的光芒；不在于长度与永恒，而在于是否曾经真正地活过，在于每一次绽放时的全力以赴；也不在于外表的华丽，而在于内在的丰盈。殊不知生命的丰饶原在生命本身，无关别的。

中国水稻研究所沈希宏博士在专著里写道：“一朵稻花，就是一朵微笑。一朵稻花，一个月后就长成一粒饱满的稻米，沉甸甸地继续低头微笑。”我似乎从这位种了三十年水稻的“稻人”对稻花、稻米的浓情蜜意里读懂了“一朵稻花就是一朵微笑”的“生命密码”——

稻花开了，就是天地间一场盛大温柔的欢喜。待到谷穗低垂、稻谷成熟，秋日才算真正拥有了鲜活魂魄。稻禾将世代不变的血脉基因，尽数封入颖壳，让谷粒充盈饱满。这份生生不息，亦缓缓流淌进代代农人的骨血，绵延不绝。那谷粒般沉甸甸的温厚踏实，是烟火人间最朴素的心安。

稻花谢了，稻穗用成熟与金黄抒写情怀，用仓廪丰足的答卷回馈光阴与大地，回馈与它守望一生的每一个人。

稻花的纯粹无与伦比，稻花的力量让人敬畏。小小稻花像极了每个平凡而努力生活的我们，朴素且自带微笑与微光。在岁月博弈中从容于天地间，自在生长，自成风景。



古罗马广场记

■ 金奕丞

曾读罗马史，知古罗马广场其来有自。盖庞然帝国竟肇于小丘，然良田不给，水利不通，遂迁洼地，洩水而兴修，拓荒而利耕，通商贾，易族类，始有古罗马广场。初，水治民修，庙兴政安，廊柱林立，巨像巍峨。白者，北山所采之大理石也；黄者，他族所得之金也。一时商贾叫卖声、政首宣敕声、游人喝彩声，悉集于此。忽，地维崩于下，地陷开裂，失庙堂之美，商贾之利，然群计莫施，唯丐诸祭司。司言，投以罗马之最，地崩可止，社稷可久也。有勇者，库尔提乌斯是也，放言曰：“罗马之最者，唯勇士！”言毕，攘甲挥戈，奋鞭跃马，自投地心。百姓怵怛，投祭其后。霎时裂隙弥合，天清日明，地维安，社稷存焉。

今与同班览史中所记古罗马广场。昔之廊柱林立者，今残垣破壁是也；昔之巨像巍峨者，今断臂无头之尊是也；黄白者人新贵之囊橐，贞石者人百姓之檐下；叫卖声不闻，宣敕者不见，满目萧然也。然中岂无得存者？缘圣道行数百武，丈高约五，大理石所筑，是为提图斯拱门。仰而观之，戎车啾啾，四骖翼翼，栩栩然若驰骋于目前者，内饰之浮雕也。所雕者何？提图斯平定犹太之乱，迁其圣殿圣器，夺其至宝，凯旋罗马之景状也。昔者凯旋，必扬旌旗而游圣道。圣道者何？今游园者之步道也。复行圣道，旁有神庙两座，一为祭司，一为祭妻，皆帝王伤亲之早夭也。今而得见，以中世纪借为教堂故也。转而西折，恺撒之庙也。恺撒者，罗马之英雄也。征高卢，荡诸部，恢恢乎游刃而有余，军中作《高卢战记》，为拉丁文学之典范；征伐日耳曼，远涉不列颠，屡建奇功，敌国为之约和。其后，恺撒党羽益丰，权势日长，终跨卢比孔而逐庞培，剿杀余党，追亡逐北，至于埃及。凯归罗马，献俘神庙，大夸功绩。元老布鲁图斯恐恺撒之独裁，忧共和倾覆，乃联谋合众，刺恺撒于元老院。及葬，彗星耀于东，长七日方熄，人以为神化，乃筑庙以祀之。是庙也，耸顶方身，上有金人铜像，正有廊柱台池，侧立回廊，皆仿古希腊之遗风。而今也，一棚、一烛、一土几而已。

陈迹者，一民族之血肉也；英雄者，一民族之筋骨也；然一民族精神之所存必别有所在。所在者何？语言文字也。唯文可载道，语可达意。罗马人之拉丁文，亦载其族之精魂，而今鲜能言，鲜能识，鲜能通达者，是吾往学之故也。观之中国亦然，往圣智慧尽存文言中，何不掇拾而善藏之？何不精研而传扬之？嗚呼，英雄已矣，故墟难久。善藏者，当求之文言也。

【作者简介：金奕丞，生于二零零零年，籍贯湖北咸宁，现居河北保定。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。】

老家的变迁

■ 华元勇

每当安雯演唱的那首《黄土高坡》在耳边回响，我的思绪就会回到魂牵梦萦的老家。她隐匿在一个边远的角落，从竹山县官渡镇三吉垭村到如今的三吉村，老家承载着无数变迁与情感，如同岁月窖藏的美酒，在记忆深处愈发醇香。

这片土地就像一位宽厚仁慈的母亲。肥沃的土地、茂密的植被，给予万物栖息与成长的依靠。这里有1000亩林家山林场，松涛阵阵；有1500亩烤烟基地，绵延30年的种植历史，让25户烟农有了稳定收入，踏上幸福的康庄大道。1996年，竹山县开始大规模发展烤烟产业，镇上干部满怀热忱，挨家挨户动员，宣讲烤烟产业市场前景与扶持政策。我父亲作为村党支部书记，深知村看村，户看户，老百姓看干部。如果干部不带头种烟，村民们都不会种。父亲怀着忐忑的心情，于当年种下5亩烟苗。

烤烟是个苦活儿，为控制好烘烤温度和湿度，我每晚都守在炉门旁，目光紧紧盯着温度计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然而，命运仿佛总爱捉弄人。偏偏在那个暑假，因意气垮了我，炉火灭了。天亮时，整炉烟叶焦黑如炭——在烤烟行话里叫“轰瘪叶”，分文不值。父亲铁青着脸训斥了我一顿，那年我们家倒赔了几千元。

父亲始终不甘放弃。第二年，我们继续种烟，代价是房前屋后的树被砍得精光。记得那年暑假，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邻村山顶砍柴。天没亮就出发，背着干粮和水壶，扛着斧头爬陡坡。我穿着打滑的球鞋，和弟弟一起扛细柴禾，走十分钟就得歇一歇，父亲总是一声不吭地扛着最重的粗柴禾。到了晚上，我的肩膀磨出血泡，疼得连母亲炖的汤都喝不下。而现在，烤烟设施和技术都得到极大提升，全村每年烟叶产值达800万元，烟农户年均增收30万元，已成为全镇第二烤烟村，看着村里的烤烟产业蒸蒸日上，我心中满是欣慰。

岁月变迁，如今村上新建了18栋房屋，成为易迁安置点。每到夜晚，村民们都会来到灯光璀璨的广场中央，或打羽毛球，或跳广场舞。平时哪家有了大事小情，大家也都会帮忙捧场，浓浓的邻里情让人心生温暖。然而，每次看到家里那栋老房子，我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涩。它的一砖一瓦、一道沟岔儿，都是我儿时最亲爱的广场中央，在那里，有我追逐牛羊时的欢快足迹，有我打猪草时的辛勤汗水，有我砍柴、扳竹笋时的疲惫身影，有我种地锄草时的成长印记。那个年代，家里没有手机，村里只有一部座机电话安装在我家，双休或寒暑假时，我就代替父母成为喊话员。站在老家的山坡上，大声呼喊著：“老表，快来接电话啰！”那声音在山谷间回荡，要是对方没听到，其他人家听到了，也会帮忙喊上几句，直到喊答应为止。

如今，我站在易迁安置点的高处，俯视山下那一片片绿意盎然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我虽未在老家常住，但那份深深的乡愁，是对儿时纯真时光的眷恋，更是对老家这片土地深深的感恩与敬意。

